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諧鐸
第三卷

嬌娃皈依 蓉江沈綺琴兆魚，王公家青衣也。幼從閩中伴讀，年十五，工吟詩，兼喜填北宋人小令。如《送春詞》中「一溪花瓣水聲長，誰知即是春歸路？」南樓徐若冰夫人採入《燃脂雜錄》。其《題施實君詞稿》，有「自傷不作書生耳，酒市茶牆，讓柳七郎君奉旨」之句，風流倜儻，略見一斑。繼掃除綺業，一歸佛教，鏡奩粉匣旁，《楞嚴》、《涅槃》諸經典，燦然堆積。

時戒律僧慧公從淨慈來，卓錫隨光東院。綺琴往投座下，乞參三昧法。慧公曰：「欲參三昧，先斷六根。」綺琴曰：「諾。」慧公跌坐蒲團，高聲提唱曰：「如何是無眼法？」曰：「簾密厭看花並蒂，樓高怕見燕雙棲。」

「如何是無耳法？」曰：「休教擻笛驚楊柳，未許吹簫惹鳳凰。」

「如何是無鼻法？」曰：「蘭草不占王者氣，萱花莫辨女兒香。」

「如何是無舌法？」曰：「幸我不曾犁黑獄，干卿甚事吐青蓮。」

「如何是無身法？」曰：「慣將不潔調西子，謾把橫陳學小憐。」

「如何是無意法？」曰：「只為有情成小劫，卻因無礙到靈台。」

慧公曰：「六根已淨，八垢須除，再為汝下一轉語。何謂念煩惱？」曰：「誤將濁水濺蓮葉。」

「作何除法？」曰：「奪取鋼刀殺藕絲。」

「何謂不念煩惱？」曰：「一任飛時沾柳絮。」

「作何除法？」曰：「再從繫處解金鈴。」

「何謂念不念煩惱？」曰：「春蠶作繭全身縛。」

「作何除法？」曰：「蠟燭成灰徹底銷。」

「何謂我煩惱？」曰：「未出岫雲偏作雨。」

「作何除法？」曰：「不開花樹本空枝。」

「何謂我所煩惱？」曰：「底事急流爭鼓桌。」

「作何除法？」曰：「好憑順水再推船。」

「何謂自性煩惱？」曰：「鑽榆取火還燒樹。」

「作何除法？」曰：「凍水成冰不起波。」

「何謂差別煩惱？」曰：「磨將子墨猶嫌白。」

「作何除法？」曰：「買得胭脂便是紅。」

「何謂攝受煩惱？」曰：「痛看西子心頭捧。」

「作何除法？」曰：「癢倩麻姑背上搔。」

慧公曰：「是兒可人。吾為汝說九根之法。汝能一問一答，便許傳第一妙諦。信根何在？」曰：「龍牙打板。」

「精進根何在？」曰：「石鞞架箭。」

「念根何在？」曰：「丹霞選佛。」

「定根何在？」曰：「華林縛虎。」

「慧根何在？」曰：「雪峰耀球。」

「慈根何在？」曰：「白鹿掛袋。」

「樂根何在？」曰：「達摩授鉢。」

「舍根何在？」曰：「如來痛背。」

「意根何在？」曰：「天龍豎指。」

「如此畢竟作麼生？」綺琴拍掌而吟曰：「饑來吃飯困來眠，悟得傳燈第一禪，散盡天花渾不著，豐乾饒舌已多年。」

慧公曰：「汝真佛門種子。但以文字釋經，未免墮口頭禪耳！」以座上蒲團授之曰：「待此物破時，乃汝證盟候也。」

綺琴合掌拜謝，歸而靜坐一生，終日不言不笑，似學天竺菩提九年面壁者。後聞蒲團未破，紅粉先埋。豈導師之誑語乎？抑金棺雙足，將現迦葉身而得度也？姑記之，與葉小鸞參禪一案，並為詞壇佳話云。

鐸曰：「昔五祖以袈裟度世，於五百人中，必擇一鈍漢予之。乃知金蓮法界，非聰明人插腳地也。我輩欲參大乘，惟願生生世世，勿作有情之物。」

窮士扶乩

吳中馬顛，能詩，工詞曲，而名不山里巷。饑驅潦倒，薄游於揚，以詩遍謁貴游，三載卒無所遇。適虹橋荷花盛開，饒賈設宴園亭，招名士之客於揚者。馬挾詩稿而往，闖人阻之，馬排闥直入。眾嘩問為誰？馬曰：「某吳中窮士，少習扶乩。今貴客滿座，請獻薄技。」

時揚州扶乩正盛，就近地借得沙盤等具，排列中庭。馬書符焚沓，擇一僕共襄厥事。乩忽飛動，大書二十八字，曰：

藕花香里路迢迢，准擬吟詩付玉簫。

踏遍平山人不見，自回短桌過虹橋。

眾請署名。書曰：「予康對山，偶訪詩人，閒遊至此。」饒賈伏地拜曰：「狀元公來矣。」諸名士亦跪請曰：「殿元詞華夙瞻，已見一斑，願窺全豹。」乩書曰：「予舊作強半遺忘，有《揚州新樂府》四首請政。」

其一曰：

借神債，望神拜，財神許我千金貸。不納閒官不作賈，買得雛兒教歌舞。雛兒歌一曲，黃金堆滿屋。雛兒舞一回，蜀錦高於台。紅燭搖搖春夜短，傾盡千家萬家產。傾財破產莫憂汝，自有財神作債主。

其二曰：

東風二月吹黃埃，多子街上飛轎來。前不高軒後不簸，大腹累累伸腳臥。轎前走幹僕，轎後隨嬰童。道旁一老夫，嘖嘖誇而翁。而翁當日好肩背，東門擔水西門賣。

其三曰：

朱門沉沉夜什晝，金鑰倉瑯響戶牖。堂前銀燭一半殘，主人睡起傳朝餐。左有彈箏伎，右有挾瑟倡。玉簫金管陳兩廂，銜杯聽歌樂未央。樂未央，歌聲畢，譙樓三鼓華筵撤，束炬門前出拜客。

其四曰：

賢侯怒，賢侯怒阿誰？不怒優人謁，不怒饒商來，只怒秋風鈍秀才。手中一卷書，長揖當空階，書生如此不曉事，焉用品題作佳士？不是龍門爾莫投，請爾去識韓荊州。

書畢，諸名士齊聲贊歎，饒賈亦拍掌和之。馬他顧而笑。繼見席上磁杯中，有瓦和尚端然趺坐，請乩仙題句。乩書曰：

僕幼習儒巾，未嫻內典。適與武功無垢大師同來，請彼一為捉刀。

乩停駐半晌，書曰：

我武功山主客僧無垢也，康殿撰相邀至此，居士輩有何見論？

諸名士指席上杯索題。乃書曰：

誤駕慈航海上回，風波湧斷講經台。
年來說法成空相，願咒蓮池化酒杯。
菩提露滴酒家缸，醉倒禪牀氣未降。
醒眼笑他諸佛子，可能一口吸西江。

後書「殿元公挾妓來矣，小僧且退。」問妓何名，書曰：

此卞淑娘，即予《邀客詩》中所謂『秦樓翡翠裙』者也。向從晁四娘習琵琶，妙解音律，兼好學《金荃》豔體，亦頗不乖風雅。時王條山、徐薌坡以《綠春詞》三十首徵江左詩人步韻，諸名士遂出原箋請和。乩書曰：「君等皆名下士，乃窘於七步，而乞靈舞裙歌扇中耶？不得已，代為一吟。」書曰：

阮家西壁宋家東，一帶疏簾似夢中。
深院釀花鳩婦雨，畫欄垂柳鼠姑風。
膽瓶嫌素添山紫，步幃憎寒換海紅。
芳草年年南浦綠，卻將別恨惱文通。
芙蓉寶帳隔重重，跨鳳歸來不再逢。
衣帶水淹花月渡，劍鉞山割雨雲峰。
淚因洗面何緣熱？酒為澆愁未肯濃。
偷向簸錢堂下走，棋奩藥鼎盡塵封。
偶隨梅柳渡春江，忽見桃根倚畫艘。
重喚雪兒彈錦瑟，催教雲母拓紗窗。
鞋尖彩鳳三千拜，袖底鴛鴦十八雙。
同傍得憐堂後住，情魔一點幾時降？
冷笑鷓鴣戀一枝，裝成金屋莫嫌遲！
桃花繞樹長庚宅，芍藥當階上巳時。
西北高樓看日出，東南孔雀避風吹。
錦駝捆載移家具，香譜茶經鏤雪詞。
閣子玲瓏近翠微，安牀支白未全非。
屏開龜甲邀花伴，簾捲蝦須放燕門。
廿五條弦彈處澀，十三行字仿來肥。
有時笑拾韓嫣彈，打起黃鶯作對飛。
方撲圓冰犀角梳，九梁花插兩鬢虛。
高情懶學鳴蟬髻，垂手愁拈飛燕裙。
短髮鬢髻挑菜後，羞眉熨貼破瓜初。
水晶簾下無多地，貪看梳頭誤道書。
款步蓮花不用扶，鮫綃解處見冰膚。
皺眉欲索三年艾，得意准償一斛珠？
恃履尚堪驅使在，提鞋還恨薄情無。
感甄舊賦郎曾讀，好寫凌波羅襪圖。

才書七首，諸名士爭筆奪硯，心記手抄，而乩走如飛，以下竟不能全錄。止錄其：

屈戌牢鉤防露眼，秘辛私授試風懷。
兒度花風開夜合，連朝穀雨過春分。
已諧鳳卜心中事，蚤褪蛇醫臂上痕。
五辛盤薦香花裡，六甲符書衣帶間。
延年藥自香閨種，長命燈教彩袖挑。
有情夜雨當歸草，無用春風及第花。
將浮弱水窺清淺，欲築強台阻蔚藍。

等句。予友柳東籬適在座，出其所畫《採芝圖》請題一曲。乩判云：「兒手腕已脫，擲君何不相諒？且此事非兒所長。東君《中山狼》一劇流傳菊部，何不仍勞捉筆？」於是乩寂然久之，復書曰：「可笑癡兒，慣逃文債。且代賈餘勇，以應柳君之請。」題曰：

琪花瑤草滿平臯，趨東風，碧山重到。鋤香經露濕，籃小帶雲挑。誰是知交？只有個俊山僮，把徑兒掃。花雨飄飄，宿鳥驚寒立樹梢，游絲曼曼，樵人踏葉度平橋。一天幽景倩誰描？半生採藥無人曉。無人曉，先生指點山僮道，俺本是姓柳州，怎不向愚溪垂釣？字東籬，怎不向菊徑傾瓢？終日裡過前溪，採玉苗，沿芳岸，尋香草。一謎價水曲山坳，步履千回更百遭。非是俺破工夫尋煩覓惱，則緣俺半世英豪。灑債詩逋，湖海游遨，只落得宋玉多愁，文園善病，兩鬢蕭蕭。何處討買山錢，終南徑巧，好盼上駐顏丹，益壽方高。拋了吟毫，插了花標，小排場，丹鼎臯盧，大生涯，火棗冰桃，逗引得俊山僮首盡搖。請先生謾解嘲，一齊向山前拍手呵呵笑。猜破你個中玄奧，休則要太裝喬。豈不見懶嵇康養生無效，老黃公辟谷徒勞。想當然，絳雪丹燒；莫須有玄霜白搗。一種種鸞膠鳳膠，續誰家命好？因甚把學長生打成畫稿？這多緣竹西歌吹三春鬧，朱門酒肉千家飽。有幾個風雅兒曹，也則傍紅橋，聽玉簫。趨畫肪，浮仙桌，陪官閣，吟詩草；那識舊家山有個閒風調。因此向畫圖中抽身先早，寫幾疊翠山兒一抹腰，添幾株碧樹兒萬葉嬌，跳出了愁圈套。喚作《採芝圖》，便是成仙料。打破這啞謎兒管教你先生笑倒。早被葬書生擱一隻掛枝兒，把真情傳遍了。

題竟，柳頓首稱謝。齏賈曰：「狀元文駕，未可久停。」令馬書符送之。已而肅客入座，令馬綴於座側。席上互相誇獎，刺刺不休。且有引喉按拍，作曼聲以哦者。馬不能忍，曰：「乩仙所作，絕無謝眺驚人之句，諸公何必傾倒？」眾叱曰：「井蛙敢於誇晦，此亦妄人也已矣！」齏賈曰：「想渠本不曉事。狀元公所作，豈有錯謬？」馬曰：「貴人以僕為門外漢耶？僕有拙稿一卷，願呈斧削。」諸名士才一披閱，曰：「此窮儒酸餒耳，何足言詩！」連閱數首，俱言不佳。齏賈曰：「寒乞兒作詩，那有妙處？諸君不必污目。」諸名士亦口疵手勒，盡情醜詆。繼閱至後卷，前所題絕句，與《新樂府》四首，儼然在列，默然不語，相顧色變。馬拍案而起曰：「公等碌碌，真所謂井蛙誇海者也。僕雖不才，謬以詞章自負，不謂三年浪跡，未得一遇知音。竊料近日名流，專於紗帽下求詩，故嫁名殿元，以使文章增價，且方丈緇流，青樓豔質，落筆便詫奇才，押韻即稱傑作。因此詭托嬌名，假標梵字，俾無目者流，隨聲附和，亦不至妄肆雌黃。名下題詩，古今積習。是非九方臯安能賞識牝牡驪黃外哉？」諸名士汗流氣沮，匿顏向壁。齏賈捧腹大笑曰：「吳兒狡獪，今信然矣。」急延之上座，競酌巨觥相勸，並囑謔言其事。馬笑曰：「詩壇月旦，舉世皆然，

豈獨公等。」於是交勸迭酬，盡歡而散。後諸名士推馬為主盟。饒買家爭相延致，時以千金恤其家。而本領既大，心計轉粗，不復能唱《渭城》矣！

鐸曰：「對山救我，有志者且有遺憾，矧借為救貧之策耶？始則相輕，繼則相黨。詩腸齷齪，何時湔洗？吾當借康家鼓，作《漁陽三弄》也。」

老面鬼

吾師張楚門先生，設帳洞庭東山時，嚴愛亭，錢湘舲俱未入詞館，同堂受業。一夕，談文燈下，疏櫺中有鬼探首而入。初猶面如箕，繼則如覆釜，後更大如車軸。眉如帚，眼如鈴，兩顴高厚，堆積俗塵五斗。師睨微笑，取所著《橘膜編》示之，曰：「汝識得此字否？」鬼不語。師曰：「既不識字，何必裝此大面孔對人？」繼又出兩指彈其面，響如敗革。因大笑曰：「臉皮如許厚，無怪汝不省事也！」鬼大慚，頓小如豆。師顧弟子曰：「吾謂他長裝此大樣子，卻是一無面目人，來此鬼混。」取佩刀砍之，鏗然墮地。拾視之，一枚小錢也。

鐸曰：「錢神變相，文士說法，如是如是。倉頡造字而鬼哭，周景鑄錢而鬼笑。鬼之不識字而愛錢，共天性耶？乃有識字亦愛錢者，吾不測其是何厲鬼矣！」

遮眼神

吳郡南北兩局，有機房殿。旁塑一像，日遮眼神。一夕，守局者見神頂冠束帶，蜂擁而出。越數日，宿殿上，見神復來。青衣露頂，而若塗炭。上座者詢之。曰：「適被一人褫去冠帶矣！」問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問：「所獲何罪？」曰：「亦不知也。前在殿廊下，遇衣青者數十輩，以千金啖我，引至一處，牆外盡被荊棘，門上懸絳綵，中橫金字匾額。衣青者導予入，見兩旁數百矮屋，提鈴喝號，不知作何事。俄歷兩重階，至一堂，規模甚嚴肅。上有二老左右坐，下設兩長几，鋪以紅氈。氈上堆積者，未審何物。眾人環坐，紛紛聚訟。衣青者促予遮眼，予即出兩手，左手蔽堂上，其堂下者以右手掩之。亡何，一藍袍人至，問：『為誰？』予應曰：『某機房殿遮眼神也。』藍袍人怒曰：『爾等蒙蔽伎倆，在市井中簸弄足矣！何得來此？且今當亦日正中，執事者俱有冰鑿，豈容販繒貿布者流上下其手？』命朱衣者褫予冠帶。即有一藍面鬼，持筆蘸墨，塗面目幾遍，逐予門外。急尋衣青者，已遁去。狼狽而歸，仍投廡下。」上座者思之良久，曰：「似此奇事，吾亦不解。其人其地，容查可也。」守局人忽大嘆，其聲遂絕。」後述其事於儕輩，議論紛如，亦無有能識之者。

鐸曰：「明是我輩舊游之地，而問者不知，答者不知，述者不知，聽者亦不知。昔人以不讀書為快活神仙，此等是其吃苦處。」

科場舞弊，王法必誅。固其身在市井，姑從末減。至蘸筆塗面，一副蠢臉，反添幾計文墨，藍畫鬼可謂賞惡矣。或曰：「以貪敗者，厥名曰墨，蓋以示誡也！」

受業張吉安附識

燒錄成名

石韞玉，字執如，負文章盛名，而實道學中人也。嘗謂予曰：「我輩著書，不能扶翼名教，而凡遇得罪名教之書，須拉雜摧燒之。家置一紙庫，名曰『孽海』。蓋投諸濁流，冀勿揚其波也。」

一日，閱《四朝聞見錄》，拍案大怒。急謀諸婦，脫臂上金條脫，質錢五十千，遍搜坊肆，得三百四十餘部，將投諸火。予適過其齋，怪而問之。石曰：「是書所載，俱前朝掌故，名士著述，無可訾議。而中有劾朱文公一疏，荒誕不經。逆母欺君，竊權樹黨，並及閩閩中穢事。有小人所斷不為者，乃敢形諸奏牘，污蔑我正人君子！且編書者，又逆料後人必不深信，載入文公謝罪一表，以實其過。嗟乎！小人之無所忌憚至於此極乎？」予曰：「是何足怪。天下享重名者，必遭眾忌。況我文公少時，出入經傳，泛濫佛老，小儒易涉堂奧。後得理學正宗，門牆高峻，而又有蔡西山、真景元諸弟於輔翼之。而日前之依草附木者，盡麾之門外。於是轉羞成怒，欲敗名而無隙。乘咸和殿兩札有『大臣失職，賊者竊柄』之語，為上游所惡，而又劾唐仲友不法等事，觸忤宰執，遂文致其詞，貿然上瀆，一以雪擯斥之仇，一以逢台垣之喜，此小人之肺肝如見者也。」石曰：「然則文公何以不辨？」予應之曰：「文公當孝宗朝，陛對者三，上封事者三，披肝瀝膽，詆訶近臣，孝宗開懷容納，令持浙江、江西之節，繼復有經帷之命。眷之愈厚，嫉之意深。當時諫垣請公，至有罪當誅戮之議。君子明哲保身，而動稱好辨，僂辱及之矣。且理欲危微，毫釐必辨，仍恐疑似之介，貽誤後學。若立朝行己之間，天下萬世，自有公論。譬諸執途人而指雪為黑，指漆為白，雖愚者亦知其謬，而猶待曉曉置辨乎哉？」石曰：「君論誠佳，然此可為智者道，難與俗人言也！」卒燒之。予曰：「君可謂勇於為義者矣！」

是年，石以南闈發解，庚戌應禮部試，為傳臚第一人。其扶翼名教之功乎？

鐸曰：「祖龍一炬，千古恨之，因災及聖經也。若丁儀無米，不著嘉名；朱榮有金，便成佳傳，定當拉雜摧燒，勿憚揚祖龍之燼矣！」

讀書貽笑

徐樅，字直夫，少孤貧。甫誦四子書，即無力就傳，因借讀於月聲庵之上院。僧印源，奇人也，諷經之暇，即跌坐蒲團，聽徐讀書。每至得意處，輒合掌贊歎，命侍者以茶筍果餅啖之。徐偶一致謝，必肅然起敬，曰：「君讀書君子，荒庵簡褻，幸勿見罪。」後徐補博士弟子員，夜讀如故。而印源閉目垂眉，似不甚傾聽。徐或挾卷高吟，印源即趨赴禪牀，蒙被僵臥矣。嗣後過之，亦不接一談。

戊子歲，徐登賢書，詣庵道賀者，屢跡幾滿，而印源落寞如舊，時徐將赴禮闈，努力作揣摩計，宵分苦讀，常至達旦。印源忽厲聲曰：「驢鳴犬吠，強聒不休；請避三舍，毋混乃公為也。」徐愕然，謂印源曰：「僕雖不肖，蒙師見譽，何後倨前恭若此？」印源曰：「君初來時，所讀皆古聖昔賢格言明訓，是以不勝欽服。自君作秀才後，所讀皆膚詞剩義，了無意味，已屬厭聞。今高擢巍科，面所讀者愈趨愈下，竟似村歌牧笛，不堪入耳。前恭後倨，此君自取，於我何尤？」徐曰：「師方外人，未解讀書機竅。我輩讀書，向有成例。童時以四子書、五經入手，稍長則讀漢《史》、楚《騷》、韓、柳、歐、蘇諸大家文字，習為舉業。讀成、宏，讀隆、萬，讀天、崇，讀時人試藝。小試得手，取春秋兩闈墨卷，揣摩成熟，然後可拾科第。師何憤憤而為此饒舌？」印源曰：「原來儒家與佛家不同。佛家圖得個竿頭日進，儒家只是一步低一步法也！」徐默然語塞。

印源俯思良久，忽大笑曰：「卿自用卿法，我還讀我書，秀才家自有制度，勿為出家人所誤可耳。」徐唯唯而退。

鐸曰：「佛家自有之無，儒家從上徹下，同是一氣，何必各分鼻孔？秀才罵和尚，和尚亦罵秀才。其實罵和尚者，即是和尚法，罵秀才者，即是秀才法也。」

鏡戲

蕪湖馮野鶴，與人交，有肝膽，而獨制於閩閩。中年乏嗣，購妾，禁弗令共牀席。偶於無人處私語，妻窺見之，呼天拍地，詆誚萬端。馮心懾之，而不敢言。

一日，有書生款其室，馮延之坐，叩所自來。書生曰：「僕秦台下士也，善識人膽。閱歷風塵久矣，見世之讀書者，無作文膽，磨盾者，無破賊膽；佩朝紳者，丸直言敢諫膽；結縉紵者，無托妻寄子膽。今聞足下高義，故來一窺膽略。」馮大喜，並欲瀝膽示之。書生曰：「君誠義膽，僕所洞鑿。但必堅之以智，鼓之以氣，乃無喪膽之虞耳！」馮慨然曰：「吾雖不及常山公渾身是肌，然臥薪而嘗者，亦有年矣。諒不至怖郝家名，作祿中啼兒也。」撫掌高談，意頗自負。書生嘖嘖稱羨。

亡何，閩中獅吼大作，馮不顧，談笑自若。繼聞廚下碎釜聲，如銅山西傾，洛鐘東應，馮猶勉強自制。俄又聽堂前敲撲聲，杖下號泣聲，諸婢僕喧啾勸解聲，馮漸色變。復有一老嫗奔告曰：「夫人撩衣揜袖，執木臼杵潛伺屏後。」馮漸起離坐。忽屏後杵聲

築築，厲聲高喝曰：「誰家狂蕩兒，引逗人男子作大膽漢？」馮臉色如土。書生瞋目而視曰：「怪哉：始大如卵，繼小如芥；再一恐喝，殆將破矣！」急起欲去，馮強挽之。書生曰：「僕以君有膽力，故來一窺梗概。不謂空有其表，直一無膽懦夫耳！」

言未畢，屏後一杵飛出，中書生左臂，鏗然一聲，化為古鏡。拾視之，背篆「照膽」兩字，知為秦時故物。婦奪以自照，膽大如甕，猶蒸蒸然出怒氣。及照馮，細如半黍，青水滴瀝。驗之，蓋已碎矣！

鐸曰：「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？彼婦人也，我丈夫也，吾安得而不畏？記此為不成丈夫者鑒。夫庸儒之夫，不過自愧無能，釀成悍戾。而賢達有智略之士，恐以家庭之醜暴之於外，往往潛聲忍氣，保全令名。於是專閫威風，遍行天下。元直捉拊，太傅閉帷，王茂宏之犢車，房玄齡之鳩酒，可為殷鑒。然延平五虎，鬼猶畏之。無杜蘭香治創之藥，亦未易普度眾生也。猶記庚寅歲養痾紅芍山房，戲制《泥金帶》傳奇，為天卜悍婦懲妒，演諸宋觀察堂中。登場一唱，座上男子無不變色卻走。蓋悍婦之妒未懲，而懦夫之膽先落矣。殆哉！」

帖嘲

陳小梧，家吳之專諸里。負才傲物，多所凌折。一日，有人投帖於門，視之，年眷同學弟某拜也。訝其素無半面，何以來此？而客已金頂華服，闖然而入，舉手一拱，竟登上座。陳叩其邦族，客曰：「僕浙之歸安人也。遍覓雅流，未曾一覲，今聞小友高才，故爾奉訪。」言竟，抵掌捋須，笑傲自若。陳睨視而笑曰：「嘻！異哉！世有一字不通之輩，而能知我高才，可謂咄咄怪事！」客懼然曰：「僕雖不才，與汝邂逅萍蹤，何便知我一字不通，而公然謾罵？」陳曰：「人之不通，豈在談文數典？即以君名帖論之，何曾道著一字。」客請其說。陳曰：「君雖遙遙華胄，而我家數代明農，從未掛名仕籍，年之一字，義於何屬？至於指稱曰眷，我與貴族，實無一點葭莩親，則此字亦屬可刪。君游浙學，我隸吳庠，同學二字，全然附會。我年僅三十有二，而君須鬢皆蒼，自稱曰弟，無乃太謙。適見君人來，舉手一拱，即登賓位，長揖且未之有，何言拜乎？試思此一行名帖中，有一字解得去否？謂君不通，確有明徵，何曾謾罵？」客曰：「汝真少不更事，此名帖之俗例耳！」陳曰：「君以俗例待我，尚欲覓雅流於天下哉？」拂袖竟入。客旁皇久之，收其名帖，踉蹌而出。

鐸曰：「制貴通令，禮宜從俗，況名帖之淺淺者乎？乃竟以此貽笑。始知正平先生刺中字減，懷而不投，大有卓識。」

一錢落職

南昌某，父為國子助教，隨任在京。偶過延壽寺街，見書肆中一少年數錢買《呂氏春秋》，適墮一錢於地。某暗以足踐之，俟其去而俯拾焉。旁坐一翁，凝視良久，忽起叩某姓氏，冷笑而去。

後某以上捨生入膳錄館，謁選，得江蘇常熟縣尉。束裝赴任，投刺謁上台。時潛庵湯公，巡撫江蘇，十謁不得一見。巡捕傅湯公命，令某不必赴任，名已掛彈章矣。問所劾何事？曰：「貪。」某自念尚未履任，何得有贓款？必有舛錯。急欲面陳。巡捕入稟，復傳湯公命曰：「汝不記昔年書肆中事耶？為秀才時，尚且一錢如命；今僥倖作地方官，能不探囊拊篋，為紗帽下之劫賊乎？請即解組去，毋使一路哭也！」

某始悟日前叩姓氏者，即潛庵湯公，遂慚愧罷官而去。夫未履任而被劾，亦事之出於意外者。記此為不謹細行者勸。

鐸曰：「錢神化百千億萬身，種種誘人失著。勿謂一錢甚微也。涓涓不塞成江河，爝火不滅成燎原。吾願飭簞篋者，自一錢始。」

兩指題旌

趙蓉江未第時，館東城陸氏。時主婦新寡，有子七歲，從蓉江受業。

一夕，秉燭讀書，聞叩戶聲。啟而納之，主人婦也。叩所自來，含笑不言。固詰之。曰：「先生離家久，孤眠岑寂。今夕好風月，不揣自薦，遣此良宵。」蓉江正色曰：「婦珍名節，士重廉隅。稍不自愛，交相失矣。汝請速回，人言大可畏也！」婦堅立不行。蓉江推之出戶，婦反身復入。蓉江急闔其扉，而兩指夾於門隙，大聲呼痛。稍啟之，脫手遁去。婦歸，闔戶寢，頓思清門孀婦，何至作此醜行，凌賤乃爾？轉輾牀褥，羞與悔並，急起引佩刀截其兩指。血流奔溢，瀕死復甦。潛取兩指，拌以石灰，什襲藏之，而蓉江不知也，即於明日卷帳歸。

後其子成進上，入部曹，為其母請旌。時蓉江已居顯要。屢申屢駁，其子不解。歸，述諸母。母笑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」出一小檀盒，封其口，授其子曰：「往呈爾師，當有驗。」子奉母命，呈盒於師。蓉江啟視之，見斷指兩枚，駢臥其中，灰土上猶隱然有血斑也。遂大悟，即日具題請旌。此事載《趙氏家乘》，其親慎茂才為予言之。

鐸曰：「處貧賤易，處富貴難。蓉江當未第時，闔戶拒奔，凜然難犯，豈非廉隅自重者戰？乃此婦克全晚節，而蓉江終入奸黨，熱中之念害之也。亦所謂養指而失肩背者歟？夫我輩讀書論世，務須放開眼孔，不可因賢者而護其短，不可因不肖者而沒其長。如李光弼之抗敕，畢竟是不臣。溫太真之絕裾，畢竟是不子。謝道韞天壤王郎之恨，畢竟是不婦。許普以肥田讓兄，而盜取孝廉，畢竟是不弟。王仲回怒撻其於，不令其唁同門之喪，畢竟是不友。至古來大奸慝莫如曹操，而禰衡不自殺，不可謂非愛才，文姬必遠贖，不可謂非仗義。秦檜《題伯夷頌》一詩，居然有許身禹稷之概。嚴分宜鈐山堂讀書，十年冰雪，亦與志士清操何異？而賢者終成為賢，不肖者終歸於不肖，蓋一眚不足以掩大德，小善不能以蓋巨醜也。因記趙蓉江事而牽連及之。」